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一百六卷目錄

胡易部考者

劉熙釋名齊東野語

胡易部總論

儀禮集解

春秋四傳毛公董本呂氏家塾

胡易部藝文

誠外生

漢諸葛亮

上荅荊侍郎啓

唐王勃

爲李郎中祭黃遠州文

李商隱

祭外舅崔辟文

柳宗元

祭崔氏外甥文

前人

祭崔氏外甥女文

前人

登臨河城賦

朱黃庭堅

北歸與外甥柳闢

劉翊序

胡易部藝文二

前人

劉翊序

示外甥  
勸學贈玉器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

宋黃庭堅  
嚴維

九日省易氏郭西蜀行因書所見  
八月中秋示鮑甥將赴岳州  
趙廣西別甥彭某路  
懷舅氏燕集甫

元曹伯啓  
失名  
明解語  
徐陵

甥舅氏紀事一  
送趙甥赴衡陽幕

張以誠  
徐陵

甥舅氏紀事一  
母之兄弟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  
姊妹之子曰出出於異姓而生之也  
出之子曰離孫言遠離已也  
舅謂姪姊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  
制字男旁作生也

又  
又  
又  
又  
又

丘公羊傳曰蓋舅出  
又

南出之子爲離孫  
漢劉熙釋名  
釋親屬

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

昆弟不可復謂之世叔故名謂舅舅既得別名故

謂之姊妹之子爲甥亦有別稱也云何以總也報

之也者此怪其外貌而有舉故發問也答曰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總舅亦爲甥以總也

傳曰母之兄弟  
傳曰以舅從母也  
母從於母而服之  
而有服從者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旣是

母之禮抱之親不得言報也

春秋四傳  
杞伯姬來  
春秋公二十有八年秋杞伯姬來  
杞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鄭朝魯而為  
公伯姬又使鄭師歸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  
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薛氏曰杞伯嘗  
譽於魯矣數爲非禮之歸其甚矣乎

春秋公二年秋莒人滅鄫  
左傳鄫子曰鄫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姑祭祀

家範典第一百六卷

易舅部某考

釋親

母之兄弟之子爲舅母之從父弟弟爲從舅

云舅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詩泰風云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是也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

胡舅部遇論

夷服

丘公羊傳曰蓋舅出  
又

云舅者何也謂舅者音謂姪姊之子  
傳曰舅者何也謂舅者音謂之舅何以總也報之

也  
云舅者胡氏曰至渭陽是也  
易者吾國之舅以其父之兄弟有世叔之名母之  
舅傳鄫子曰鄫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姑祭祀

春秋公二年秋杞人滅鄫

左傳鄫子曰鄫人滅鄫非滅也

時義傳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曰夷狄時節中國也而  
義傳非滅也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知由別之  
而別也者滅非滅也立異姓以姑祭祀滅亡  
之道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一百六卷目錄

胡易部考著

劉熙釋名齊東野語

胡易部總論

儀禮集解

春秋四傳毛公董本呂氏家塾

胡易部藝文

漢諸葛亮

唐王勃

宋李昉黃庭遠州文

祭外廟崔駰文

祭崔氏外甥文

祭崔氏外甥女文

登臨河城賦

祭易氏李公擇文

洪氏四傳字說

真武廟碑父

又

吳餘豐師川

前人

北歸與外甥柳闓

劉翊恪字序

胡易部藝文二

胡易部考著

秦風酒賦一章

答張衡詩

晉歐陽建

戴德六舅賦注譚

送十五男

王昌齡

送秦侍御外甥張某之福州陽陸大夫秦侍御

與大夫有舊

劉長卿

贈別從弟高五

李白

醉後贈從弟高銀

前人

遣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仇

韋應物

答趙氏生仇

前人

簡禮述建三弱

前人

答管叔重陽二弱

前人

答重陽

前人

撫州對事後送外甥朱琰歸撫州

戴叔倫

夫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杜甫

前人

閩州對事後送外甥朱琰歸撫州

戴叔倫

夫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杜甫

前人

巫次飲盧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州

前人

奉送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前人

夏夜李尚書題送字文石首赴縣幕句

前人

奉送鄭二翁統節度領軍還金陵

前人

王閩州延奉酬十一舅怡別之作

前人

蘭州東樓韻奉送十一舅往齊城縣得吾字

送外甥

送外舅范勣赴任常州長史兼監省

崔浩

送從舅過遺楚地

崔浩

贈丘拱外甥覽余舊文字見寄

李端

贈趙氏外甥

崔端

春日懷張氏外甥

崔端

送華氏士老舅

崔端

送從舅過遺楚地

崔端

贈張氏外甥入西車

崔端

送外舅范勣赴任常州長史兼監省

崔端

送外舅范勣赴任常州長史兼監省

崔端

送外舅范勣赴任常州長史兼監省

崔端

送外舅范勣赴任常州長史兼監省

崔端

覽外生直捨詩因以示之  
前人

送花成都縣丞黃鑑局  
前人

送池州拜劉氏留上考功郎中舅  
前人

敬誦大府二十四舅覽詩卷因以見示  
前人

新茶詠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又  
前人

新茶詠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送外生直捨詩因以示之  
前人

送花成都縣丞黃鑑局  
前人

送池州拜劉氏留上考功郎中舅  
前人

敬誦大府二十四舅覽詩卷因以見示  
前人

新茶詠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又  
前人

新茶詠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送外生直捨詩因以示之  
前人

送花成都縣丞黃鑑局  
前人

送池州拜劉氏留上考功郎中舅  
前人

敬誦大府二十四舅覽詩卷因以見示  
前人

新茶詠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又  
前人

新茶詠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送外生直捨詩因以示之  
前人

送花成都縣丞黃鑑局  
前人

送池州拜劉氏留上考功郎中舅  
前人

敬誦大府二十四舅覽詩卷因以見示  
前人

新茶詠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又  
前人

示外甥  
勸學贈五甥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

宋黃庭堅  
嚴維

九日省易氏郭西蜀行因書所見  
八月中秋示鮑甥將赴岳州  
趙廣西別甥彭某路  
懷舅氏燕集甫

元曹伯啓  
失名  
明解語  
徐陵

甥舅氏紀事一

送趙甥赴衡幕  
甥舅部紀事一

張以誠  
徐陵

丘公羊傳曰蓋舅出  
又

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  
又

昆弟不可復謂之世叔故名謂舅舅既得別名故謂之姪姪之子爲甥而有服故稱也云何以總也報之也者此怪其外貌而有服故發問也答曰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總舅亦爲甥以總也

母之兄弟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  
姪妹之子曰出出於姓而生之也  
出之子曰離孫言遠離已也  
舅謂姪姪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

舅曰母之兄弟

傳曰有以義從服也  
母從於母而服之

母之義也者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旣是而有服者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旣是母之禮抱之親不得言報也

春秋四傳

杞伯姬來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秋杞伯姬來

公大父杜氏曰莊公女歸東曰來臨川吳氏曰杞桓

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東朝魯而為

魯所又使卿師陳人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卒也

薛氏曰杞伯書尋於魯矣數爲非禮之歸甚矣乎

荀人滅鄫

春秋公二年春秋鄫人滅鄫

左傳鄫恃鄫也

春秋傳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曰夷狄時節中國也而無誠德非滅也中國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知別之

而別也舊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母之姪弟爲舅母之從父弟弟爲從舅

云舅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詩泰風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是也

舅者吾國之甥以其父之昆弟有世叔之名母之也

甥親

母之姪弟爲舅母之從父弟弟爲從舅

又

男子謂姪姪之子爲出

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吉女有爲邵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邵叔昔公子爲後，罪在邵子，不在邑人。春秋以采亡之例而書邵亡，不當但責邑人也。今直罪吉女，何哉？」曰：「吉人之所以其子爲節與黃數，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宮，不尊獻邢鄭卿之姦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死而有其圖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邵而罪吉女，以此防民奢有以姑謹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范氏曰：「吉是邵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何氏曰：言滅者，以異姓為後，非兵滅。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在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以爲其生不有父母，其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實分離析血脈通分離殊而本實。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蓋以讓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曰：「苟惟強離其所采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遺性也。」後生故不誠非貳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皆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爲后者。」

聖人書曰：「君子藏器，謂其先無氣，生之理也。」豈不深著明哉？家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爲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爲非，誠如能事部則是。」時晉悼主，豈豈有若臧谷同望之國而全置不問哉？廣陵李氏曰：「滅而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以昭四年復有葬崩廟之文，故以此爲非，實號乎越子。按其事情以爲古人以兵破邵

直，罪吉女者，何哉？」曰：「吉人之所以其子爲節與黃數，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宮，不尊獻邢鄭卿之姦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死而有其圖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邵而罪吉女，以此防民奢有以姑謹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范氏曰：「吉是邵甥立以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何氏曰：言灭者，以异姓为后，非兵

滅。南軒张氏曰：原民之生与万物在於天地之

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以爲其生不有父母，

其亲兄弟之爱以至於宗支之属，实分离析血脉

通分离殊而本实。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为也。

圣人有作立姓以别其系，盖以让其承亦因

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曰：「苟惟强离其

所采而合于其所不可合是遗性也。」后生故不

诚非貳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时，皆有

身爲诸侯而立异姓以爲后者。」

李商隱

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節之外，則令奉

節祀神不斂，非類是便能變亂，改須書滅公殺

但傳得立邵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邑今滅

直罪吉女，何哉？」曰：「吉人之所以其子爲節與黃數，進

李園之妹於楚王宮，不尊獻邢鄭卿之姦於秦公子，其

事雖殊，其欲滅人之死而有其圖則一也。春秋所以

釋邵而罪吉女，以此防民奢有以姑謹爲世嗣昏亂

紀度如郭氏者。」

范氏曰：「吉是邵甥立以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何氏曰：言灭者，以异姓为后，非兵

滅。南軒张氏曰：原民之生与万物在於天地之

间，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以爲其生不有父母，

其亲兄弟之爱以至於宗支之属，实分离析血脉

通分离殊而本实。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为也。

圣人有作立姓以别其系，盖以让其承亦因

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曰：「苟惟强离其

所采而合于其所不可合是遗性也。」后生故不

诚非貳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时，皆有

身爲诸侯而立异姓以爲后者。」

李商隱

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節之外，則令奉

節祀神不斂，非類是便能變亂，改須書滅公殺

但傳得立邵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邑今滅

直罪吉女，何哉？」曰：「吉人之所以其子爲節與黃數，進

李園之妹於楚王宮，不尊獻邢鄭卿之姦於秦公子，其

事雖殊，其欲滅人之死而有其圖則一也。春秋所以

釋邵而罪吉女，以此防民奢有以姑謹爲世嗣昏亂

紀度如郭氏者。」

范氏曰：「吉是邵甥立以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何氏曰：言灭者，以异姓为后，非兵

滅。南軒张氏曰：原民之生与万物在於天地之

间，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以爲其生不有父母，

其亲兄弟之爱以至於宗支之属，实分离析血脉

通分离殊而本实。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为也。

圣人有作立姓以别其系，盖以让其承亦因

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曰：「苟惟强离其

所采而合于其所不可合是遗性也。」后生故不

诚非貳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时，皆有

身爲诸侯而立异姓以爲后者。」

李商隱

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節之外，則令奉

節祀神不斂，非類是便能變亂，改須書滅公殺

但傳得立邵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邑今滅

直罪吉女，何哉？」曰：「吉人之所以其子爲節與黃數，進

李園之妹於楚王宮，不尊獻邢鄭卿之姦於秦公子，其

事雖殊，其欲滅人之死而有其圖則一也。春秋所以

釋邵而罪吉女，以此防民奢有以姑謹爲世嗣昏亂

紀度如郭氏者。」

祭崔氏外甥文 前人

毅高產大拂結頭飛輪斂蓋惟於自出策實垂於外  
姻一紀已來親凶遂及娶孚相以無取堂構之不  
集訖言潤水之垂離竟西州之出入嗚呼哀哉我遠  
京背闕古陌荒阡松門橫轔屢首停烟祖庭是日乞  
鑿何年淚有血而皆重憤無寧而可堪沉吟剖都符  
垂持使節塞遠城迫河窮野絕顧後瞻前孤影才  
長號出大重拜陪入酒漫清醥殷蒸羅列庶有榮於  
斯文莫不同於虛設

祭外甥崔駢文

柳宗元

祭子卿郎之魂呼天慘靈奇取不可食既昏又力  
神誰以報汝不是忍而殺其志送其官爵葬其靈遺  
捨深扶密掩貴賓更失職訴帝行事果爾躬躬

以享其位豈不信邪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

有彼類之子而三見發委仁充其壽身骨藏其何  
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棄天心存沒

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爲營織成天下存沒

祇厭誰之哀矣奉之不欲生嗚呼哀哉致其受

祇厭其哀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汝別列公之臺

顧余嘗壯觀覽如故數插佛前焚沈院笑顛如詔

鳴霜不迴空云古今自此而乖殊爲鬼神忌是陰詠

得疾之日兄弟莫在渴醫問亟至以幽昧暮之東望

誰顧誰會既嘆以矣余嘗謂孤獨之私亦何所近

嗟乎哀哉刑曹維之以病告余銜憂使使義乘

雖驚狀劇禽特神豈知所欲於以諒吾我自得罪

無望還都想爾斬少陵之閭何時歸鄉死士下呼

濟洪徵壤以沾以塗此心未嘗忘盡推軒弟見於夢

寧知有無者之哀辭惟俎及羹嗚呼哀哉

登臨河城賦

柳宗元

祭崔氏外甥文 前人

傑文史流傳則君所著別傳詳矣舅於予之學授

之忠實詞句字音諺諭既而射策桂林校書芸

開首爲己名稱易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

舉朝士大夫贈其父贈封號爲御史中丞故之狀

胡典而喪葬厥咎兮蹈道而達死誰祐兮尊故之狀

不能究兮將奪之肇使昏喪兮反復擇子家何救兮

骨肉無從追焉觀兮庶幾來歸饋以侑兮酒實於觴

肉盈兮豈伊異人所授兮來那否耶飲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文 前人

叔男宗元祭於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願爲

首弔於我氏恩頤彌厚惠明良淑仁愛孝友德之

全素風斯下揚於族屬兮蓋自久恭惟伯母道茂行

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備則制於汝曾難云惟

姓抑自良彌汝之先君以文詩我周流辨論有疑必

果復冀以成其可熟云具美易以生猶汝及諸

弟流革莫从幸蒙我依以慰困窮篤固令殊其

必諭善無微而不載備謂身之廟闈闊參禪之路荃

豈期文嗣作者懷卷同研也文學敷暢遇時張

懷弘我舊履又玄天闊神聖何蒙登巒僊宜而其

悲壯匪與其為爾謬歸乎在焉焉苟而位下

同之矜憐枉日旦以珠品超等夷而傷衛過雖小而

必諭善無微而不載備謂身之廟闈闊參禪之路荃

豈期文嗣作者懷卷同研也文學敷暢遇時張

懷弘我舊履又玄天闊神聖何蒙登巒僊宜而其

悲壯匪與其為爾謬歸乎在焉焉苟而位下

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孝謀十年江湖醉然生色

三年主計藝髮盡白他日謂我何竟何得知我公心

謀道憂國出牧南陽往應登都稱貴辨戰笑詔即路  
天下期公家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顧臨呼莫哉

我少不如始欲墮吾我實維舅氏四海之內  
朋友北有易陽相知卒無間然今天喪我舅氏預覆  
誰明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無道爲我舉難沉酒樽前  
斟我席觴嗚呼哀哉

洪氏四男字說

前人

洪氏四男其治皆承祖母文城君誠淡文誠質智  
能立洪氏門戶如大丈夫蓋以義謂四男之名曰  
朋羣友羽其友爲之易名往往不假經意第勢堅  
爲發其蘊而孚之江發樊山其盛莫及及其至於楚

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無夫士也不能  
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義何由

至哉故用之字曰義父飛黃錄耳之騎一株千里御  
貞而忘得食君築苗渠賦同耕其在空谷生蕩一束

不知穀穀之美也惟其才可仕任止惟其才可仕任  
時何常不哉故號之字義父火灼而石共

蓋和氏之璞玉者之器潤潤而澤是然於焚如之時  
蓋大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玉事故美之字  
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擗其時非其意不自  
下故其羽可用爲儀非夫好高之士徘徊瀕於秋天  
使食夫清高儒激昂者何足以發之志哉故羽  
之字曰萬父既字之又告之曾子曰未得君而忠  
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能仕任可知者忠士也  
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君力學然後切問問學  
之功有加然後樂闇過業開過然後熟舊聞而見古

人無相以伐柯古人豈真遺哉

與淇陽駒父

前人

駒父外甥祚得書見筆札尤明眼及見詩曉息滿日  
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滿中產此千里駒也

然望勢不以今所能者驗舉人而思不如舜禹張淵  
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著厥力茂矣然

而發不後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爲選德之君子

萬苗慈惠官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銘其  
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審既以立家為  
事務及乎足爲心當念如次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

黃人不肯留而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爲問九舅白

又

前人

所苦釋權一篇詞筆發橫樸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  
深其源流乃可到古人耳青琅玕文辭意甚工但用

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雖老杜詩退之作文無

一字無來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難朴自作此詩耳

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取古人之陳言

入於肺腑成金玉之器潤潤而澤是然於焚如之時

未嘗不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

推之便高如泰山之崇嶽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

滄江八月之濱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靜默令儉

陋詎自是中節父子舊業更須重意作五言六韻詩

若能此物取書案如拾芥耳勇舅往嘗作二十七首會

見之否或未有發覆著大體作者題詩尤當用老杜  
句法若有鼻孔者便是好詩也二何常相見否爲

致意寄蜀茶託多謝何須爲爾烏田馬牙一百叢

寄書大字縣手書勿令軟斜失威儀乃佳耳

與徐彌師川

前人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眷氣脛瘦想待

季之督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示論自當用

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咏此詩誠能如是以追

祀古人制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須復一言一句

自秉已事方見古人用心成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

進退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古人云縱欲欲人之

善事第之處無事不辦讀書尤淨室焚香令心怠

不驅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

之人功必倍之無性識類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

夏初或得相見因五易行草章

又

前人

比達事採人報書減製及今欲一二作書頭頭意

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涼寒逼江山風氣不

比東八節都君尊使何似煥讀書益有味否須稍治

一經知古人所傳授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

後能安之左右但繪其筆說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

榜董有可以追古人之才老弱不出此諦也未錄題

北歸與外甥柳闕

長如外甥人來得書知奉太太人東家新婦外甥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見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豆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爲之甚不一一

蘇軾  
魏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爲也恪也夫人朝食遠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盡然天地之一盡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夫勤苦勞謹誰能講於我遠念余忠誠也故作之也其敬意余吾母忘母忽訖道一年正月二十有一日朱熹仲晦文書

劉鳳璣字序

朱熹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斬斷我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務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質之古之君人如抱笑玉上深藏不露之士人則以石爲玉而又術之也劉氏甥璣自其先父大父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義理也勸族母以石爲玉而又術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易經部藝文二  
秦風渭陽二章

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斯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怨々我思何以斯之復喚王佩

答事賦詩晉歐陽建

按送石崇榮此詩文嘉是贈石季倫藝文云答榮

詩或誤也

於鍊我則明僕率遲停東藩在徐之召載揚其惠載揚其威滌浴以猛方夏以綏光唇先業增耀重膺

荅余人艱苦攸憇過庭無間頃固更移實賴江海

與爾共飮鑑坐天各乘輶江水流支卷此心難具渝

貧家羞好客語拙譽辭繁三朝空掛楚綺微却慚冤

自笑我非夫生事多美闢蓄積萬古懷何誰得期

天地一浮雲此身方未免忽無端不虛愧本處可包括

去去不足道簷岐空復驚肝膽不茫茫遯山河亦奈禍

噬齧若相從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招漢水桃花流

醉後從猶無窮

前人

董思恭李氏樂

唐王維

憐憫活鹿池渠木學詩老夫何足似舞羊他因之

蘆苟亨荷葉葵花鳥兒都公不易勝憂莫外家款

奉送六官歸蜀譯

前人

伯另史酒望望方喟然感歲自不競退耕東臯田

條桑麻下種春風前的體歸去共知令賢

送長子

前人

深林秋水近日空

醉掉波瀾清陰中夕浦鶴鶴意何

已草根寒露蟲蟲蟲

前人

對相遇清夜歌詩合雅首所推衍數數於性道貫深

聲奮奮舞闌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

自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走朝刺貧丈夫何事

空噓不如燒却頭巾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

霜生髮鬢時惟不及英豪三尺曾見重慶蘭匣中

盤奮舞舞闌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

隱淵在中默算世昧古今無爲率兩言可以致華譽

草書物

達勝山塵表寓雙樹林如何小子仇亦有超世心

掩蓋從我遊攜手廣川陰雲開夏郊綠景青山沈

對相遇清夜歌詩合雅首所推衍數數於性道貫深

聲奮奮舞闌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

隱淵在中默算世昧古今無爲率兩言可以致華譽

答葛氏生值

舊與羣林別陪鶯鶯翔山不得去知爾獨相望  
簡勝選建三榜 前人  
忽後復生連相得偶來燭一齋空時流歡笑事從  
別酒吟詩待雷同  
答顧奴客墨二榜  
側女趙氏朝仇董陽崔氏榜  
秦觀曾守拙配幽遠忘喧山澗休破春竹樹陰清涼  
貧居煙火溫嚴然梨棗繁風雨應芳庭萬草沒瓜園  
羣鳥相歡悅不覺過朝昏有時禾黍落日上秋原  
飲酒任真性揮筆肆狂言一朝奉薦省二載居遠藩  
復其諸子弟繕翰每相與西園休習射南池方博  
山藥徑旁海捕獲漁網念離不不同此依然復一論  
重陽守故鄉子旅泊江供有城中漢關鶴鶴飛離魂  
不知何日見衣上淚空存

前人  
答顧陽  
前人  
秦觀曾守拙配幽遠忘喧山澗休破春竹樹陰清涼  
羣鳥相歡悅不覺過朝昏有時禾黍落日上秋原  
飲酒任真性揮筆肆狂言一朝奉薦省二載居遠藩  
復其諸子弟繕翰每相與西園休習射南池方博  
山藥徑旁海捕獲漁網念離不不同此依然復一論  
重陽守故鄉子旅泊江供有城中漢關鶴鶴飛離魂  
不知何日見衣上淚空存

省札陳往情幾數年中一身朝北闕家寧守田農  
望山亦臨水暇日每來同性情一疏散園林多清風  
城郭連株綠鳥雀聲誰能坐使驚雷震掠已如蓬  
撫州對事後送外生朱筠歸州親侍皇上詩  
夫 賞教信  
淮汴初喪亂烽山烽火起與君隨族奔避故里  
京口附商客滻門正在風颺心不敢住夜發駕浪中  
淹閏方見日漸盡還家出石壁鋪堂陸御史茅室  
率家習文藝旁次夫人際父自相傳優游湖亭草學  
學成不求達道勝那嚴貧時入聞巷好射是義皇人  
前人

項因物役幸偶逐群組豈誇嘗朝市惟已滿淡耽  
世業大小難近邇頃謝詩念渠蒸籠會非敢獨爲師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前人  
經城二冬暮浮生一病身深解舅氏別後何人  
經城君相送母鄭皆督阻雲天側望苦傷神  
閩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前人  
閩道王裔烏名因太史傳如何忠雞使把詔紫微天  
秦嶺愁向馬沿江深乏音聲漫苦吾易寒凌然  
巫峽艱蘆奉贈侍郎四舅別之澧朗 前人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行半淹吾易殊才問老翁  
赤目蒼頭世亂青眼只穿黃條話鵝頭人今出處同  
奉送二十三舅錄亭嘉州奉書 前人  
賢良節盛族吾易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平出外甥  
泥塗登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驟驟厭甲兵  
氣吞江上別淚橫情共共寒風急反嗚聲  
我今送舅氏萬感集清尊並伊山川間同首送賦繁  
吾易惜分手後君寒寥寂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閩州東樓題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晉子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灝存危迫百餘尺都達開四門  
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瘦義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  
是時秋冬交節尚往顏色昏天寒鳥霜霧在草根  
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尊並伊山川間同首送賦繁  
吾易惜分手後君寒寥寂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奉送高賢士不暇就第未廣簷軒  
前人  
贊外生盧縕詩因以示之  
衛玠談性最強明時第拜正貢郎郡心珠玉曾無  
價滿手瓊毫更有光謀略久參花府盛名常帶粉  
闌香待期內殿聯詩句共治朝天會拂櫻  
俗富行應象官雄蓋徵貌舒終有淚灑蓮裳家衣  
衰花病數枝秋色高文撕絛底興懷行處樂  
難憐醉醉卽單父長多殺河陽少少年客居遠  
自出爲別後殊然之  
時車駕官池州 前人  
風暖易謀此其如然但何乘榮同族少生長外家多

別國桑榆在沾衣血淚和應接行鷺翁散客煙波

敬誦大府二十四男贊詩卷因以見示

寄舅  
我君期折巒峯歲在埋輪須信堯庭草猶能指佐人  
送從舅德通楚地

崔塗  
威風肅紫氣孤雲出塞天奇采與幽姿襟拂皆自然  
奉送尊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當陽舊居

鄭公慘烈亦慘忍忽賜全殲復寸珠微底碧潭汎涸

濟歷枝紅織黑枯九門洞啓延高辟聯行把

孟郊  
大儒顧已文章非酷似敢將幽劣俟供盧  
斯茶深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  
前人

三獻葵榮始一嘗日調金鼎聞芳香時之玉合才牛

餅客與阿達題教育行

張籍  
江花折藍苔岸影泊梧桐元身唱離別賤生愁不窮  
宿廣德寺寄青州

丘遲才子始冠即周族舅之都竟愛君如新拾賢

禮遇全友等情向玉人偏留那似並誰却要僕

孟浩然  
投籜聊取笑唐詩一何妍野坐臨黃菊行路徐徐  
義高雲反下洞黑田翁恨屋漏穿脩築偷寒風瘦葉

身居宣外寺疑是晉月明田翁恨屋漏穿脩築偷寒

身居宣外寺疑是晉月明田翁恨屋漏穿脩築偷寒

杜甫  
古寺客定空閑驚四面風林動樓閣停廬裏泉聲  
聞臥近冷然忽然生醉中林西微月色星與禽同

送莫比外甥入西臺

高適  
念爾貧詩瘦不會邁戶庭平生早偏露萬里更艱零  
坐秦三冬客行數人臂情節裝飾故里謫使赴邊庭  
壯志吞鴻濤盡心忤鵠所從文奧武不殿自應軍

錢起  
送外甥沉勣赴任常州長史兼金鏡省

博君展驛去能解倚門愁就養仍來歲遠鄉卽畫莊

難亂人相失春秋屢自飛祇暮行路未必寄書音

崔峒  
一月花無數繁年有遠落隔看過後獨生淚沾衣  
送韋員士老舅

王維  
憶昨海少年不知有經籍常隨童子游多向外家劇

崔峒  
春日白德威氏外甥

崔峒  
一日飛河漢訪荷衣乘柳乘葉望不見兒童驚走報人

高外甥苗武仲

放逐今來涼海遠親朋且將聚散聞

人前貧丈性桀果不惜賦賦新泉探頭得祖石

自從出羅襦三十年作客風雨一瓢懶親情多阻隔

如何二千里塵土驟變疾良久殊苦辛復頭瘦衰白

既來今又去暫笑還成戚落日勤征春風春暉落

棠臺觀西路翠松祠前柏曾得遇帝都重尋舊行蹟

崔塗  
感恩從輕鷹衛衛性難繁雜野鶴無俗質孤雲多異姿  
濟洽松露沾花照灼風化運終貢稅鹽垂東就東山嬉

張籍  
亦自名家一姓幾堅光緒其瓜蕙出江夏風清易

河潤九里外徐滔明雲卿浩然愛及郊衢三詩遺鑒

尚書則顯吾南子孫望洋漢唐其勸斯文對前人尤光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

蘇軾

遇筆如山未足珍書風卷姑通解君來自有元和

卿莫厭家難更問人

一紙行書兩絕詩遠良裝蟹已成絲何當火急傳家

法欲見誠懲筆諭時

九日省舅氏新西獨行因書所見

元曹伯啓

浩浩陰風颺宿霜道過佛刹記曾來暮花不識秋光

老僧向後陰毫處開

遙空無盡日凌遲雨平田尚有泥樁目斷鶯明滅

乘來此日醉金樽

昔時歷正昏野雉一聲驚夢

散舊煙起是前村

八月中秋示不齊并文長而余春前哭妹

失名

是時德陽母喪孫石甫正奔又長而余春前哭妹

多情爲我謝彭郎采石江深仍渭陽相聚一年如夢

情見乎辭

子行無俟俗親相見何堪淚酒頻頻路長年斷

信一家圓月正傷神還山口石斧身墮懶閑仍危斃

角巾寄語江邊楊柳樹自今愁作漫江人

赴廣西別甥彭雪路

張以誠

遇不如昨夜一更長

懷舅氏馮榮甫

高歌戚戚悲送陪余嘆秋色玉露華空庭徘徊未夕  
曉猶唱春風蕭條但月下拿琴展花間弄

清言競極倒諸詩互彈歲歲曾後何關河還堅隔

依依渭陽情冉冉光陰無風塵惟離黍復仰甘屏跡

珍重零中書深念歸門遙浮雲斷南天白日黯西風

申章何以報但願加餐食

送慈甥赴衡州奉

徐階

汝母余之姪六年長於予子皆生于齡夜炳誦詩書

汝母熟女紅竟夕與予但茲事四十年想僅昨日如

頭顱各已白相望天一兩每懷骨肉情中皆起嗟吁

春來復見故差足慰煩紓汝今幸有官汝母當怡悅

汝本故家子善養中希予妻媳恭早晚賦歸軟

汝宜兩念此奉法保民譽承善僅能入庶報生貢幼

舅甥共休廢廢言不以諉助我萬里乘風雨夜懷所趨

申言何以報但願加餐食

送慈甥赴衡州奉

徐階

汝母余之姪六年長於予子皆生于齡夜炳誦詩書

汝母熟女紅竟夕與予但茲事四十年想僅昨日如

頭顱各已白相望天一兩每懷骨肉情中皆起嗟吁

春來復見故差足慰煩紓汝今幸有官汝母當怡悅

汝本故家子善養中希予妻媳恭早晚賦歸軟

汝宜兩念此奉法保民譽承善僅能入庶報生貢幼

舅甥共休廢廢言不以諉助我萬里乘風雨夜懷所趨

申言何以報但願加餐食

送慈甥赴衡州奉

徐階

汝母余之姪六年長於予子皆生于齡夜炳誦詩書

汝母熟女紅竟夕與予但茲事四十年想僅昨日如

頭顱各已白相望天一兩每懷骨肉情中皆起嗟吁

春來復見故差足慰煩紓汝今幸有官汝母當怡悅

汝本故家子善養中希予妻媳恭早晚賦歸軟

者有如何水沈要以實  
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遷都鄖邢侯曰吾晉也

止而享之雖勝聊期垂教楚子郢侯弟許三炳

曰七郤匿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嘗辱其及國

之子圍之此爲將失節侯曰人將不食吾咎對曰若

不從三臣持社稷責不血食而君焉取魯弗從遷年

楚子伐鄭十六年楚復侵鄭城之

昭公十九年鄭昭公卒子襄子娶于晉大夫孫弱弱

父兄立子襄子委恤矣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

弗驅棄之他日孫以告其舅多晉人使以幣如鄭

問禍乞之立故謂氏禍乞欲送子產弗遣請以

上亦弗予大夫謀對于產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

之襄公二十三年春宋景公卒季庚子使冉有弔且送

葬公歎色有杜祿之事使與與有踰級焉是以不得

助執執使從從異人曰以肥之稱備膳席也有不無

先人之產馬使宋禱諸夫人之宰其可稱旌獎乎

上孺子也

戰國策范增曰臣居山東聞秦之有后繼侯不聞

其有王也增謂其有王之謂增利害之謂制殺生之

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難俟後出不報乃所謂

無王已然則惟爲苟不顧而令善得從王出乎臣聞

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羅侯使者撫王之

克有成公子無亦之羣幕是以甘食餌之肉腥脯

將焉用之遂行奉泰伯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戴璧

曰臣從君還輕過於天下最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

而驕縱壯復許曰不實繁者拔其枝拔其根者傷

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者舉其王淳肅齊

之權歸閔王。方濟慈之廟落成，宿昔而死李允用趙誠食主父曰：「而僕今秦太祖，僕用事卒無秦王。」此亦卓哉李子之雄也！臣見王獨立於廟前矣。且臣愚恐後世之有秦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送還侯。

史記陳世宗陳相公薨卒，桓公弟作其母，葬女故蔡人，爲花毅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之，是爲厲公。孝懷皇帝崩后，廟號王。呂祖龍當上將軍，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某兵以伐古，欲爲亂，朱盧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除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朱盧侯東，卒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飼郎郎中令紀子、中尉馮勃、陰謀發兵齊王，以飼郎爲相，魏勃爲將軍，訖午爲內史，悉營國中兵，於是太尉勃等盡謀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俱欲立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飼鈞，飼而反覆者也，方以呂氏故殘亂天下，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殺高帝于今，見在日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人臣乃諫迎立代王而還朱盧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

龍兵。

郭羣傳解鄒子貧解之勢與人取使之權，非其任。張良之舉人說呂子賊不得奪其兵，於劉邦，非欲以辱解使，人微知威，處處自勝，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若見不直，遂去其欺，其婦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葬公帶焉。

衛青傳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去病年十八，幸爲太子侍中，與驍勇騎八百，並擊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遇當漢書淮陽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男張博，兄弟二三人，咸至淮陽見。欽受王賜，後王上香，請往來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宿，擇墓地，不從。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屬之少傅，言貴數百萬，願王爲僕，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先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脫，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士道，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請辭，盛稱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矣。聽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紹見輔助主上乎？平使弟光教說王。宣德計令於京師，說事責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日，後光武以爲信，詔許言已見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賛勸率事，蓋應功而不計資。昔禹治洪水，始能勞成功，既立萬世極之今。閱歷下春秋，未滿四十髮，能墮落太子幼弱，用人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殞體死者，且半。洪水大害始不過此。大王諸侯，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即日諭其意，而印至長安，可因平陽陽，得王欲求朝，語使臣。語博，知王意動，復還王書。曰：「博幸得備辭，進愚，未見。」見者多笑之。北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禱先生者，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謂見承聞，問同五帝三王，究竟要選，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徵此人，莫其能安也。又聞外家亦得富，食何必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悅，報博書曰：「適者詔下，止諸侯朝者，人情不知所出。高素有顏淵之養，或之智子貢之辯，十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諸侯卒成之，求朝裏事，亦否？」公卿節勳功，優亡比，而莫踰之。竊必歸大王，亦奉五百斤予博，會房山爲都，左離右顧，具得此事。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山爲都，左離右顧，具得此事。告之，房漏者省中，語博兄弟，詳議諸侯王，謂其政治，我猶不遺，皆下獄。有司奏，請遠徙，欲飲鉞。不忍，私法連諫。大王失職，欽怒甚，書曰：「皇希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崩後，博教憲王書，非設政治謗論，天子裏裏諸侯，

何足言！」大王誠賜嗟嗟，使得滅死，渴所所以好功，也。駕先生著積道術，嘗無不顯知。大王所好，諸得心，獨隱顯至誠翁，以無譖誰以至事，雖亦不敏，不敢不諭。上王得書，憲仲報博書曰：「子高酒，幸左顧存，惟發遇當。」

漢書淮陽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男張博，兄弟二三人，咸至淮陽見。欽受王賜，後王上香，請往來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宿，擇墓地，不從。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屬之少傅，言貴數百萬，願王爲僕，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先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脫，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士道，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請辭，盛稱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矣。聽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紹見輔助主上乎？平使弟光教說王。宣德計令於京師，說事責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日，後光武以爲信，詔許言已見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賛勸率事，蓋應功而不計資。昔禹治洪水，始能勞成功，既立萬世極之今。閱歷下春秋，未滿四十髮，能墮落太子幼弱，用人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殞體死者，且半。洪水大害始不過此。大王諸侯，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即日諭其意，而印至長安，可因平陽陽，得王欲求朝，語使臣。語博，知王意動，復還王書。曰：「博幸得備辭，進愚，未見。」見者多笑之。北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禱先生者，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謂見承聞，問同五帝三王，究竟要選，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徵此人，莫其能安也。又聞外家亦得富，食何必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悅，報博書曰：「適者詔下，止諸侯朝者，人情不知所出。高素有顏淵之養，或之智子貢之辯，十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諸侯卒成之，求朝裏事，亦否？」公卿節勳功，優亡比，而莫踰之。竊必歸大王，亦奉五百斤予博，會房山爲都，左離右顧，具得此事。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山爲都，左離右顧，具得此事。告之，房漏者省中，語博兄弟，詳議諸侯王，謂其政治，我猶不遺，皆下獄。有司奏，請遠徙，欲飲鉞。不忍，私法連諫。大王失職，欽怒甚，書曰：「皇希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崩後，博教憲王書，非設政治謗論，天子裏裏諸侯，

稱引周湯以讓慈王所言尤惡忤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學至不教厭偶苦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態同於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達大夫雖申諭朕意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製諭旨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一德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公傳侯子猶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過王嘗所言性忠王幸受誨黃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禮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子全發矣相報恩不思其大毒故事諸侯王獲罪家節罪歸重祚不伏除必蒙遷削起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主教王之罪又極王失計忘本爲所惑知陽關使諫大夫申諭之意豈有量博等所犯罪極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教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焉與衆樂之春秋之義人能變易日籍用白矛无咎臣子之道改過自新庶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兼重責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紅擾安矣於是淮陽王欲免冠稽首請曰某藩無所遺送恐列陛下不忍改法加大恩惠使臣申諭近侍平藩之義伏念罪惡尤深當伏杖誅臣欲願悉心自斬奉承詔策首死罪京房及博兄三人皆苦市吏于徙榮至帝卽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莫甚上書曰吾弟安帝自陳易張博時事頗爲石闕等所後因爲博家屬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鉞在獄博相遺私皆百意非誠候王所宜憲息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即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報上加恩詔

王還徙者

汲黯傳黯四至九卿

方淮陽方進子義爲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父鳳烈從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急之遁歸鄉上林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撫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廟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

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援天下傾官服從莫能抗扞

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安豐厚恩義

當爲制罰嚴以安社稷欲舉兵西征不當疑者愚宗

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會不成克圖理名義可以

不惑於先帝今次發之乃昔從我手豐年十八勇壯

許諾

杜欽傳欽兄子秉有材能與衛尉定侯淳于長不

平後坐法免官復爲西閣都尉府定侯淳長有

罪當就國長男紅陽侯立真乘棄曰誠哀老婦垂白

隨無狀子出關勞煩復用前事相傍

杜鄧傳鄧少孤其母張敏女鄧壯從斂子吉學問得

其家素爲節

墓列陛下不忍改法加大恩惠使申諭近侍平藩

之義伏念罪惡尤深當伏杖誅臣欲願悉心自斬

奉承詔策首死罪京房及博兄三人皆苦市吏于

徙榮至帝卽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莫甚

御史申屠建歷獻五块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

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

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

馬防傳防以特進就第建八年因兄子豫恐諱事

有可參防兄弟奢食膳僧萬亂華化悉究就國臨上

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後就國無助祭先后

第三三〇册

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懷氏不令在樞機之位

之封載合半楚淮陽諸國謂五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奪何欲以馬氏比除氏乎吾爲天下母而

身服大祿食不求甘左右但有帛布無奢華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觀見之當傷心自勤但笑言本

后素好儉旣遷漢寵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食頭衣袴襪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

遠矣故不如遇怒但詰用而已舉以歡悅其心而猶憇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兄况親屬于吾

豈上資先帝之首目不計後事也惟請日長恨失

顧哉固不許帝省詔怒嘆復重請曰漢興月氏之封

顧者聖之爲王者也太后誠存謀慮奈何令臣獨不

加恩三舅平旦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

使臣長抱劄晝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後徒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說之譏哉貲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

條依固不許高約無軍功非列侯不候令官員功

條依固不許高約無軍功非列侯不候令官員功

位重疊舊再賈之本其根必傷人之所以願封侯

者欲上奉祭祀求溫德耳今祭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新斯不足而必當得一縣平吾

計之然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歸上今數遭

計而失得與夫朝夕之私也

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仰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

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顯命今雖已老而復懶之在得

故日夜傷廉思自潔居不求安食不飽斂棄此之

蓋不貳先帝之所以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

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忘復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

廢等不者已受封爵而退位辭第焉

蓋請傳諸叔叔智魏郡桀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

逕清勇朱光於大將軍家商者以爲玄州坐聚

洛陽語微操者圍極請詩年十五美記於簡曰將軍

更復重思敬劉光弟結於溫敦許爲平議雖未下

斷更復其事已蒙神明祐之祀皇太后上書聞德

音篤厚隱私自慶幸清閒春秋之義原情定退故

事深意故許止聽弑君而不罪趙質以誠服而見書

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机傳曰人心

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陰陽醜美之形至於鼻

目衆絞毛髮之狀木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

急假和之間至於過則過害死疾生亦可生而且謂其若老子明將軍威盛位尊人臣無二也行勸天地舉精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惠天下幸甚商高禱才志即爲奏原光昇由是顯名

君勞勞勞少農清節太守宗叡先聞其名請署功曹

委任政事滂在威嚴整族惡其有行遠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得迹逐不與共耕顛萬異節抽拔幽隱傍

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榮中常侍唐

衛以頌篤實養用爲吏榜以非其人屢而不召資選

外甥東平朱雲子仰曰范滂清我猶以利刃齒橫刃

今日早召否死而渾不可違斬乃止

楊修修用事死貴兵書爲冬客而果然樂於此局修且以袁術之甥處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荀彧遷東平丘程未年十四時祖父叔未抱尸號泣哀東易其羸劣舉肉以噉之未見食歎欷不能自閑

東都賦漢石黃香文嘉年十二家蒸虛黃衣食不膳男憂病俟伏如女被不愛

黃子幼聞自造墳塋彌葬之

三輔決錄吉闕開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易男憲死家

國志張衡傳衡字平子善理辭賦高幹等時取河東太祖

使衡錄學廟中諸將討之爲軍鋒親斬援首甘魏略曰衡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或龍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辭氣之勇過衡後於獄中出一頭

絲見之而哭德謝衡稱曰拔難我勞乃威誠也卿何謂之而哭

謂之而哭德謝衡稱曰拔難我勞乃威誠也卿何謂之而哭

愚以才能爲齊州刺史屯平阿。舅楊亞興、五弟淮、南之重凌、急希協計誣舜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過立彭都許目會愚病死。凌後謀事被發，伏藁死。孫堅傳：堅子策，著母凌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竟與吳侯聯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微曲阿，葬英屯。奮利口，折衝景將兵，克英連。不克，策乃說術。乙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

顧雍傳：雍子亮，字孝則，博覽善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續者名。邵子承字子真，嘉禾中與舅陸續俱以解詔。皆裕傳：吏部尚書何妥謂裕曰：封君音皆貴來在昇上路，署署者良此。中之中山書齋與愚集之，位輩者顧續遷邑全具。以此言歸易氏。易氏食裕者，太初至裕時，裕駕騎馬，史書追其舅范廣與張元相遇，寢使與元語。元正坐，裕倚倚所坐，裕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裕讓曰：張元與中之秀何不與語？笑曰：張祖希欲相識，可見謂矣。裕曰：裕反流離之後，每念之，助其何及？我今教與之，已臨境今惟全老視。存門戶，輪流擇官，必保萬全之福。裕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身於裕，裕盡斯之請。莫歸葬。獨微收妻子之後，不復孕。過江，稱苦甚。窮鼠之氣，馬如雲。此後烈火已燒得江漢之水，漏於洪流，望越王國。賈傳：國寶少無士業，不復廉隅。范廣，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勤武帝黜之。

王攸傳：攸字元達，廟號祖。名與王恭王同，避俱流聲。一時，裕駕騎長史書追其舅范廣與張元相遇，寢使與元語。元正坐，裕倚倚所坐，裕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裕讓曰：張元與中之秀何不與語？笑曰：張祖希欲相識，可見謂矣。裕曰：裕反流離之後，每念之，助其何及？我今教與之，已臨境今惟全老視。存門戶，輪流擇官，必保萬全之福。裕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身於裕，裕盡斯之請。莫歸葬。獨微收妻子之後，不復孕。過江，稱苦甚。窮鼠之氣，馬如雲。此後烈火已燒得江漢之水，漏於洪流，望越王國。賈傳：國寶少無士業，不復廉隅。范廣，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勤武帝黜之。

荀勗傳：荀勗字道衡，爲江州中書舍人。裕不許待，唯衡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男刻薄，反覆使草木也。魏明帝爲外祖家，既成，謂左右曰：當何名之？侍中裴徽曰：陛下聖朝，務於實。苟於貪財，則可。但以無私，則可。元元聞，率等曰：何無私？劉裕

帝不知及慕陵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易言人作敗便殺之人言屬作威復若何亮慮變色厲書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大太靈懷而奏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停閣杖樂而死然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貳及長頗留心萬機荀勗嘗侍父卒亡勤依於舅氏及錄會反訴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荀待會至厚之信也助食雖未亡見情當嚴厲罰甚修易貌之禮及起死見情慢怠屢而廢之命弟後遷延辭避惟憤慨然曰使累喪不見舅子歟爾邪是王丹陽外甥形似舅舅甚譙之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極似是形特似是神相遠不說

荀勗傳荀勗夫人不食太傅有別房室公既深好聲色不能令歸遂欲立妓妾子及外甥等微達其意自乃共見劉夫人便擬蘭蕙蓋斯有不妒忌之使夫知憲已乃問誰攝此許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爲若使老者傳應無此語也

聞見後錄羊祜從鄧王衍從荀勗事辭甚恭祐不答衍怒拂衣去話顧他客曰王東市以盛名居大自然禽鳥取食者此人又步闌之役徒欲以軍法斬王戎故戒於裕以積怨之時爲之語曰王當雷羊公無舊行尚虛聲鄙薄名教讀者以爲夷戎人詳之大喜往就輒牀大叫聲聲相接數甚不平謂

朱雲傳朱雲字孝真，高祖會於江東，王導集衆好稱揚於是會戲高祖對之曰卿無愧矣

王導與荀勗同房若明珠之在側目然入人謂荀勗曰卿何能此王導笑曰卿亦何能也王導曰卿之才固可之於安祿山似之嗚呼賢哉

虎兒空乘至帝傍然真人吮木榮之化爲蠻虜布

氣吞一城安帝

除名項之逼疾後見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鄧信傳荀子慈樞董當時先惰卒王獻之兄弟自越

明惠直繩其得司直之職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

莫不雖附解之盡心高祖偏不屈意於毅甚恨焉

義熙六年辟之使治書侍御史丘道委領毅曰上言

傳詔進道盛報開發遂發密事依法舉市奉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後嗣復停省授職勤德光重

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殊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帝請於後闈外出毅非比之謂中丞鮮之於毅

如說太傅劉夫人不食太傅有別房室公既深好聲色不能令歸遂欲立妓妾子及外甥等微達

其意自乃共見劉夫人便擬蘭蕙蓋斯有不妒忌之使夫知憲已乃問誰攝此許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爲若使老者傳應無此語也

聞見後錄羊祜從鄧王衍從荀勗事辭甚恭祐不答衍怒拂衣去話顧他客曰王東市以盛名居大自然禽鳥取食者此人又步闌之役徒欲以軍法斬王戎故戒於裕以積怨之時爲之語曰王當雷羊公無舊行尚虛聲鄙薄名教讀者以爲夷戎

人詳之大喜往就輒牀大叫聲聲相接數甚不平謂

朱雲傳朱雲字孝真，高祖會於江東，王導集衆好稱揚於是會戲高祖對之曰卿無愧矣

王導與荀勗同房若明珠之在側目然入人謂荀勗曰卿何能此王導笑曰卿亦何能也王導曰卿之才固可之於安祿山似之嗚呼賢哉

虎兒空乘至帝傍然真人吮木榮之化爲蠻虜布

氣吞一城安帝

除名項之逼疾後見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朱雲傳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王導與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王導與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王導與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王導與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王導與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王導與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王導與荀良等爲崇旬而死

堂欲近繫等見繫與秦等果得陪坐遠聞問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終云不知尋曰乃是徐童童徐某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遇禍本無義性命歸有極必至忘前期誰能這一局在生死已可知來終懷無藏好讐共一丘何足異杜豈知東陵上草首山側雖無禽生羣庶同夏侯名善生存于此路行後即尋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賜更有生望欲更因數之曰外傳嘗事或當長繫鴻臚之驚悉既先笑之曰嘗事當可共嘗事時無不攝秋爽日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據鞍新異形乃爾設令今日將眼以性命人臣主何顏可以生存弗報若果報曰苟如此人將日不忠之人亦不足惜尋曰大將官是也著出市場最在前於錄門顯謂紹曰今日次第當以位報秦曰賊帥爲先在淮陰笑初皆暫止至市閭謂曰君欲至未暮日勢不復久曆改食又苦勤紹尋曰此與病篤何事誰無病家悉至市監刑戮司問須相見不立

對危機假命所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決而令獲殺紹與君乃爾設令今日將眼以性命人臣主何顏可以生存弗報若果報曰苟如此人將日不忠之人亦不足惜尋曰大將官是也著出市場最在前於錄門顯謂紹曰今日次第當以位報秦曰賊帥爲先在淮陰笑初皆暫止至市閭謂曰君欲至未暮日勢不復久曆改食又苦勤紹尋曰此與病篤何事誰無病家悉至市監刑戮司問須相見不立對危機假命所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決而令獲殺紹與君乃爾設令今日將眼以性命人臣主何顏可以生存弗報若果報曰苟如此人將日不忠之人亦不足惜尋曰大將官是也著出市場最在前於錄門顯謂紹曰今日次第當以位報秦曰賊帥爲先在淮陰笑初皆暫止至市閭謂曰君欲至未暮日勢不復久曆改食又苦勤紹尋曰此與病篤何事誰無病家悉至市監刑戮司問須相見不立對危機假命所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決而令獲殺紹與君乃爾設令今日將眼以性命人臣主何顏可以生存弗報若果報曰苟如此人將日不忠之人亦不足惜尋曰大將官是也著出市場最在前於錄門顯謂紹曰今日次第當以位報秦曰賊帥爲先在淮陰笑初皆暫止至市閭謂曰君欲至未暮日勢不復久曆改食又苦勤紹尋曰此與病篤何事誰無病家悉至市監刑戮司問須相見不立

對危機假命所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決而令獲殺紹與君乃爾設令今日將眼以性命人臣主何顏可以生存弗報若果報曰苟如此人將日不忠之人亦不足惜尋曰大將官是也著出市場最在前於錄門顯謂紹曰今日次第當以位報秦曰賊帥爲先在淮陰笑初皆暫止至市閭謂曰君欲至未暮日勢不復久曆改食又苦勤紹尋曰此與病篤何事誰無病家悉至市監刑戮司問須相見不立對危機假命所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決而令獲殺紹與君乃爾設令今日將眼以性命人臣主何顏可以生存弗報若果報曰苟如此人將日不忠之人亦不足惜尋曰大將官是也著出市場最在前於錄門顯謂紹曰今日次第當以位報秦曰賊帥爲先在淮陰笑初皆暫止至市閭謂曰君欲至未暮日勢不復久曆改食又苦勤紹尋曰此與病篤何事誰無病家悉至市監刑戮司問須相見不立對危機假命所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決而令獲殺紹與君乃爾設令今日將眼以性命人臣主何顏可以生存弗報若果報曰苟如此人將日不忠之人亦不足惜尋曰大將官是也著出市場最在前於錄門顯謂紹曰今日次第當以位報秦曰賊帥爲先在淮陰笑初皆暫止至市閭謂曰君欲至未暮日勢不復久曆改食又苦勤紹尋曰此與病篤何事誰無病家悉至市監刑戮司問須相見不立對危機假命所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決而令獲殺紹與君乃爾設令今日將眼以性命人臣主何顏可以生存弗報若果報曰苟如此人將日不忠之人亦不足惜尋曰大將官是也著出市場最在前於錄門顯謂紹曰今日次第當以位報秦曰賊帥爲先在淮陰笑初皆暫止至市閭謂曰君欲至未暮日勢不復久曆改食又苦勤紹尋曰此與病篤何事誰無病家悉至市監刑戮司問須相見不立